



丁香苑—哈军工

50

——李殿斌◎著

DINGXIANGYUANHAJUNGONG
JINTIANJUNSHIGONGCHENGXUEYUAN
CHUANGJIANWUSHIZHOUNIAN
1953-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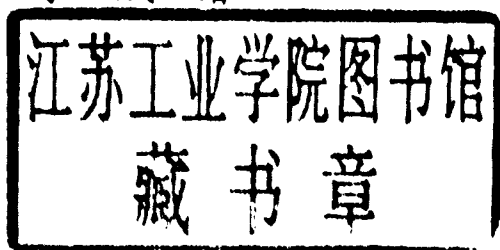
纪念军事工程学院创建五十周年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丁香苑—哈军工

李殿斌 著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香苑—哈军工/李殿斌著.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03. 7

ISBN 7-81073-473-3

I. 丁… II. 李…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813 号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通大街145号 哈工程大学11号楼
发行部电话:(0451)2519328 邮编:1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3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2.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战士在哈军工生活的片段记录。一个士兵成长的实验员,作为军事工程学院基层最普通的技术干部,以他的视角观察哈军工,用他的生活感受哈军工,以他的经历认识哈军工。人们通过他的视角、经历和认识可以想见到当年哈军工生活中最平凡的那个侧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7
第四章	54
第五章	68
第六章	83
第七章	104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39
第十章	155
第十一章	168
第十二章	180
第十三章	191
第十四章	204
第十五章	215
第十六章	225
第十七章	236
第十八章	248
第十九章	258
第二十章	273

第一章

一列满载旅客的列车，吐着浓烟，喘着粗气，徐徐驶出天津车站。绕过北郊，穿过芦台，发出两声撕裂长空的吼叫，像脱缰的野马，向东北方奔去。

这是1960年5月19日。天气格外晴朗，灿烂的阳光撒向华北大地，广袤的原野被草木庄稼覆盖得郁郁葱葱。贪婪地吸吮大地乳汁的禾苗，茁壮生长着。列车呼啸着从辛勤劳作的农民身边飞驰而过时，他们都要抬起头，直起腰，友好地望去，有的甚至目送列车，直到从他们视野里消失。

这是一趟军用专列。乘客是奉命从全国海陆空三军调集的一批军人。有来自军校的学员、有来自基层部队的战士。这支身着绿蓝白三色军装的队伍，把车厢里点缀得色彩分明，犹如大地、蓝天和白云。

他们谁都不知道将被列车送到何处去。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心中的喜悦。国家的需要，部队的期待，是他们这次前往的伟大抱负。背负的重任，给他们注入了奋发前进的无穷力量。

坐在6号车厢31号座位上的一位战士，领端上缀着下士军衔，身穿合体的绿军装，理着平头，嘴角上带着天生的微笑。他是来自北京军区某舟桥部队的报务员穆兵。坐在他对面的是同部队战友杨水清和李士尚。

“你们领导是怎么谈的？”穆兵伏下身子，以手撑在膝盖上，目光炯炯地盯着二位战友悄声地问。

“大前天上午，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一位不认识的大尉军官跟我谈的话。”杨水清边说也把身子向前微微动了动又说：“先问了一下家庭情况，又问在部队的感受，最后征求意见说，愿不愿意去

学习,愿不愿意长期留在部队,为国防建设服务?”说完用肯定的目光望着穆兵。

“和我谈话的是一位矮个子的上尉军官。基本上也是水清说的那些意思。谈话后,营副教导员还对我说,小李,你这次调去学习,机会难得啊!去了要努力学习,学成了当工程师。欢迎你回来,建设咱们的现代化部队。”李士尚插话说。

“看来说法是一致的。团首长给我们送行时,团干部科沈参谋拍着我的肩膀说,“全团只调你们三个人去学习,真让人羡慕。毕业后就当工程师了,前途无量啊!去了要努力学习,为国争光。”穆兵眼睛里流露出喜悦。

三位战友低声地议论着。穆兵说:“看来这次调动的目的是明确的,任务就是去学习。”

究竟到哪里去学呢?谁都不知道。他们陷入了沉思之中。穆兵直起身子,把目光移向窗外,望着急速向后旋转跑动的大地万物,脑子里乱糟糟的,没有头绪。

从车窗射进来的阳光,随着车身的扭动,不断变换着位置,一会照在战士们身上,一会又落到过道上。有时被窗外树木挡得或隐或现,像是在和战士们捉迷藏。穆兵的注意力从窗外收回来,双臂交叉在胸前,向后靠了靠,微微地闭上眼睛,他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会,可脑海里仍然静不下来,生活的往事,无序地一个一个地浮现在头脑中。

新兵连的三个月入伍训练尚未结束就接到班长的口头通知:“穆兵,领导上准备让你提前打靶,然后调你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将来到通讯连工作。请你作好精神准备。”

1958年劳动节前夕,穆兵随同新老战友共计18名,离开了杨柳青部队营房,来北京军区设在海港城市秦皇岛市的技术培训基地。接受期为十个月的无线电技术培训。

延伸宽阔的渤海湾,浩瀚的海水,一浪接一浪地向岸边涌来,

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海岸，像母亲对儿女，有着永远叙不完的亲情。站在岸边向东方眺望，蓝蓝的天空和绿绿的海水相交之处，呈现出一条略带弯曲的交线，它既像是漂动在水上，又像是镶在遥远的天边，使人感到它的神秘莫测。停泊在海边的艘艘巨轮，上面高高飘扬着鲜艳的旗帜，高大烟囱冒着缕缕白烟，好像在随时准备起航。码头工人们操着长颈鹿似的大吊车，往船上装运各类物资。大小船只于港内出出进进，川流不息。尖刻的和粗闷的鸣笛声和机械的隆隆声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交响曲，向人们赞颂着祖国建设的美好前景。在海湾的陆地一边，白色的沙滩后面是茂密的丛林，一片拱顶红漆铁皮屋和若干座水泥砖瓦结构的小平房，隐隐现地散落在丛林深处。这里是二战期间美国盟军驻扎的营房，是中美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见证。

北京军区技术培训基地就设在这里。

这里不仅是无线电技术培训队，还有机械队、卫生队、有线通讯队和战术技术队等。

如今已过去一年多了，可那段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就像发生在昨天。那些熟悉的教员、学友，特别是艾振扬队长，那是一位教学上的严师，又是业余生活中的益友，他不但报务技术过硬，篮球也打得好，有多方面的爱好，节假日常常不回家，和战士们一起共度佳节，大大地消除了战士们的思乡念亲的烦恼。和穆兵同桌的伙伴小彭，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学习、生活亲密无间，令人难忘。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穆兵，我们上小山去上玩玩吧！”小彭说。“好吧，咱们还是带着乐器去，到那再演奏它几曲！”穆兵应约说。

小山坐落在营房的西边，隔着铁路与市区相望，是战士们业余时间常来玩的好地方。穆兵和小彭，二人坐在小山顶上，呼吸着带有海腥味的空气，欣赏着西方天际慢慢消失的晚霞。夜幕终于降临了。灯如繁星的市区夜景，辉煌闪烁，喧闹非凡。从东北开来的夜行列车，大吼一声，穿城而过，向北京开去，后面留下轰轰隆隆的

响声,随着时间的流动慢慢地消失。

“你去过北京吗?”

“没去过。”

“你家离北京有多远?”

“听老人说去北京步行要走半个多月呢!”

“要能去北京看看该有多好啊!”

“是呀,到北京不容易。听说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能去北京。五一劳动节毛主席还在天安门接见他们呢!”

穆兵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完后又说:“小彭,我看你将来能去北京,也能见到毛主席。”“快别逗了,咱一不是战斗英雄,二不是劳动模范。”小彭自愧地说。“我看你行,这次不就因为你学习努力,成绩优秀,队里给了你嘉奖吗!以后再创优异成绩,立个大功,不就是英雄了吗?”穆兵笑着说。

“得了吧,别拿我开玩笑,再说这次受奖还不是多亏你平时的帮助吗。”小彭真诚地说。

“不对,咱们那叫互相帮助。好啦,别光想美事了,还是照照镜子,好好看看自己这半斤八两吧。”

“不过,眼下的训练任务倒是实实在在的事,好坏就看我们自己啦。”二人很有信心地会意一笑。

“来吧,先奏什么曲子?”小彭问。

“那还用说,保留节目——社员都是向阳花。”小彭拿起横笛,穆兵架起二胡,和了和音后,小彭说了声——二,两人开始了笛胡合奏。演技一点不高明,但节奏倒是明快的。一曲“社员都是向阳花”的粗糙乐声,带着二位战士的欢乐心情,在小山的上空回旋荡漾,给这座北国港城的人们送去了一支稚嫩的乐章。穆兵回忆了这个愉快的晚上,心里甜甜地笑了。

技术训练的主课是练习收抄电报和发送电报。在一排排课桌上安装着发报的电键和耳机。耳机供学员自我监听,电键,实际就是一个不断接通断开的开关。发电报,就是按着特定规律,不断地

重复着接通断开的动作发报的功夫全在手腕和手指的协调动作上。电键和一般开关的区别之处在于,它是以报务员的手控制电键接通和断开的长短,让电流在振荡器上发出不同时值的声音来。像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演的那样,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来。不同的信息,用不同的时值数码向外发送着。收抄电报也类似。都是以不同时值来抄录下不同的数码。数码经过翻译,就成了某种有意义的信息。

穆兵正在头戴耳机,手握电键潜心地练习发报。他心里想我再快点发,把速度提高一点,看怎么样。于是他加快了手腕手指颤抖的频率,耳机里发出了比前面快许多的声音。发着发着,就听耳机里传来了坚毅的长音。噢,这是教员让我慢发。

原来,桌上的每个电键都与前面教员的控制箱相连接,教员可以随时监听任何一个学员的发报情况,以便及时作些辅导和纠正。

训练报务员,仍然是收抄报和发送报,并且在速度上有规定的基本要求。培养一个合格的报务员,他必须在收发报上达到每分钟在二百五十个数码以上,抄收要清楚,发报要流畅。由此可见,报务员是手脑并用,高度集中的劳动者。

穆兵听到老师慢发的指令后,立马把发报速度降了下来。给老师发出了一个回答:“明白。”

发报的握键方式分为指点发和指腕发二种。不管哪种发法,但力量的来源都是由腕力传给手指,不允许单纯指力。训练步骤是先发点,后发划,先慢,逐渐加快。是一个耐心耐性艰苦的练习过程,发报训练,它严格地检验着每个人的神经运动能力。一旦出现了不符规定的发报现象,纠正起来很难。错误的习惯动作,纠正回来比初次训练还难得多,甚至有的凭你再努力,也永远改正不过来,最严重者,让你一个数码也发不出来。在发报这个行业上可是常有出废品的事情发生。报务员的手腕是很娇贵的。对手腕有大振动的活不能干,会影响发报。甚至男战士夜梦遗精了,第二天你都不要发报,否则要坏你的手腕,使你发不出报来。听起来好像有

点太玄乎,但事实确实是这样。

由于训练刻苦,到毕业时,穆兵以优异成绩获得优秀学员称号,受到嘉奖。

“小李子,喜报往哪里寄呀!”

正在宿舍内拿出刚发的立功奖状,边看边想往家里寄的穆兵,听见了艾队长的发问,抬头看着艾队长说:“队长,是你呀!”

“我准备寄给父母。”

“还有呢?”

艾队长的这一追问,使穆兵愣了一会,可刹时他就明白了,于是,脸刷地一下红了,但嘴里却说:“没有啦。”“算了,别瞒我了,看你的脸都红了,还说没有啦。”“对,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好告诉她!”

艾队长真是个有心人。说来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一天穆兵收到同学华蕊的来信,跑到院里打开信封,抽出信纸正要看信时,恰巧被艾队长碰见了。“谁来的信呀?”艾队长是个爱逗青年士兵的好军官。“是同学来的。”哪知信里夹着一张照片,正在从穆兵拿着的信纸里滑了出来。“哈!还有照片呢!”,滑落下来的照片,被艾队长一个箭步给接住了,他拿起看了看说:“好漂亮的姑娘啊!”他一边夸一边将照片递给穆兵。并问:“叫什么名字?,不单是同学关系吧!”他自作判断的发挥,让穆兵好难回答。“我们是同学关系!”穆兵口中强调地回答着队长,可他心里也被队长问的一颤,偷偷藏于内心的喜悦,到底没有骗过队长的敏锐眼光。穆兵从队长手里接过照片刚要看,“好啦,不打扰你了,快看信吧。”被队长这样一干扰,穆兵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队长,你……”未等穆兵说出“走好”二字,队长已大步跨进了士兵宿舍的门。这时,穆兵才静下来,认真地端详着手中的照片,一副清秀而熟悉的而孔,头上两个小蝴蝶结像要飞起来一样,他望着望着心里甜丝丝地偷偷喊了一声,“我的好妹妹!”

“穆兵,我亲爱的哥哥(请原谅我这样冒失地称呼你)全班同学都读了你的来信,许多男同学非常羡慕你,他们说当兵真棒,咱们

班……

信写得直率又含蓄，主要告诉了学习和劳动情况。但字里行间浸透着她那真挚的友谊。有依赖，有祝福，也有发自内心的期盼。穆兵内心感到一种幸福，无比的振奋。

不知火车到了什么地方，速度放得很慢，越过叉道车身叽里咣当地直晃，好像是要进站了。不一会，火车终于停了下来。战士们坐得都有些疲乏了。穆兵和杨水清、李士尚都站起身来，伸伸懒腰，杨水清说：“到什么地方啦？”穆兵说：“不知道。”旁边的一位不知名的新战友说：“到锦州啦！”

穆兵把头探出窗外，往前方看了看，见站台上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锦州站”三个大字，“是的，是锦州站。”

车门都是不开的，战士们不能到站台上散步，只好乱轰轰地站在车厢内。只有前面靠近站台中间的一节车厢的门开了，那里有许多军人在往车厢里搬运着一只只沉沉的大竹筐。不一会儿，又听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地启动了。

火车的一停一走，把战士们的沉闷情绪给挑活起来，都感到肚子有些饿了。午餐正是刚从锦州上的大馒头。带队的军官们，组织各车厢开饭。每人发二个大馒头、一个干豆腐卷、一块大咸菜。满车厢的战士们，开始噼噼喳喳地就着咸菜，喝着自带军用水壶里的水，大口大口地吃起了饭。军官们还高声宣布：“这里还有馒头，有要的自己来取！”虽然战士们都有水喝，可列车上的服务员还是提着大大的铁皮茶壶，忙着给大家倒水。

穆兵和他的两个战友，把馒头放到小台桌的干净手帕上，手里各拿着一个馒头，一口馒头一口咸菜地吃着。

“同志，请喝杯热水吧！”说话的是一位身着蓝制服，梳着一头乌黑短发的姑娘，她含着轻轻的笑容，注视着战士们。

“谢谢，我们都有水。”战士们回答着。只有杨水清同志平常就爱喝口热水。他顺手从挂包里取出军用搪瓷缸，向前来送水的姑

娘递去。姑娘为防止不慎热水烫着乘客，从杨水清手里接过搪瓷缸，熟练地倒满大半缸热水递回给杨水清。

“谢谢。”杨水清说。

“别客气。”姑娘回答细声细气。

“馒头、咸菜，就凉水，战士们很快地吃完了午饭。只有杨水清等少数人还在吃。杨水清不紧不慢地品尝着。他把热水杯子递给李士尚说：“你喝口热水，品味品味，就和凉水不一样。”

李士尚接过来喝了一口，在嘴里品味一会，笑笑说：“是不一样，嘴里甜的感觉更浓些。这大概是残留在嘴里的馒头渣糖化的缘故吧。”旁边的穆兵笑了笑说：“小杨，你可真会享受啊！”三人都笑了。

饭后，车厢两头的厕所，着实忙了一阵。战士们午睡习惯的生物钟，催促着他们，全车厢很快进入了酣睡的梦乡。穆兵把帽沿往下拉了拉，双手一插，放到了怀下，入伍离家时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

“去吧，部队里锻炼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要当个好兵。”这是父亲的临别嘱咐。父亲是三年前刚从部人转业下来的。在父亲的身上充满着军人的气质。办事认真，对人豪爽直率。在部队的十几年里，由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到转业时能写会算，由士兵当上了班长，又当上事务长，这是个很了不起的进步。穆兵心想：“要向父亲那样当个好兵。”

“把这张烙饼都吃了吧，妈今天烙的饼多放好些油，挺脆的。”这是入伍时妈妈的声音。可当时说什么也吃不下妈妈烙的那张香饼。记得只咬了两口就放下了。此时妈妈对儿子有点放心不了。妈妈对儿女们，从来都又疼爱又严厉，既放手又教育。自父亲参军后，妈妈一个人里里外外，家里地里辛勤地操劳，硬是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记得有一年闹灾荒一般有劳力的人家都无米下锅，更何况一个带五个孩子的女人，哪有粮食给孩子们吃呢？农村出现

了卖儿卖女的事情。眼巴巴地守着家，一点吃的没有。有好心人劝妈妈说：“实在不行，把最小的孩子卖了吧，好让孩子们都能保住命。”可妈妈硬是咬紧牙关，把穆兵和三个弟弟留在家里，带着姐姐满山遍野地找野菜，树皮树叶，用白水煮菜熬汤维系着一家人活命。即使这样，妈妈也不把难处说给在前方打敌人的丈夫。妈妈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她很重视儿女读书求学，明明看着长大了的孩子可以帮她家里地里干活了，可她硬是自己一个人干，让孩子们都去上学，尽管孩子们上学是断断续续的，但都很努力，总算把小学都念下来了。在全村里，是让孩子受教育最好的家庭。

其实，穆兵他们原本是姐弟六人。在他之后还有一个弟弟，乳名叫“三哥儿”。这个“三哥儿”生来活泼可爱，在父母只能提供的粗茶淡饭，甚至常常断炊的困境中，竟然长得白白胖胖，全家人非常爱他。就在他五岁那年的初冬，不幸得了噪蛾病，大概就是现在叫的扁桃腺炎，病得很重，高烧连续几天不退，在无医少药的农村里，能想的土法治疗全用过，都无济于事，母亲一急之下，只有烧香拜神，保佑孩子病好。可弟弟的病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嗓子被肿块堵塞，不能吃东西，连母亲的奶水一进口，都要喷出来。连续的高烧和不能进食，弟弟已经昏迷不醒，双眼紧闭，鼻翼急速地煽动，嘴唇发紫。父母及全家人眼巴巴地看着可怜的“三哥儿”，束手无策，心急如焚。重病的弟弟不醒人事，母亲面对抱在怀里的病儿子，整个是泪水洗面，一声声悲切地呼唤：“三三（这是母亲对他的爱称），你可不能离开妈妈呀！你听见妈妈叫你了吗？”前几天前有时在昏迷状态，但只要母亲一喊“三三”，弟弟总是有些反应，用动动身子或抬抬小手回应着妈妈的呼唤，可是现在，不管母亲怎样呼唤：“三三，三三”，弟弟再没有任何反应了。弟弟的死，全家人无比悲痛，特别是母亲连续几天不吃不睡，像发疯似地寻找她的小“三三”。父亲只好忍着悲痛，放下家中一切活计，陪着母亲，怕她发生意外。穆兵在怀念“三哥儿”弟弟之中，内心里更多了一分内疚的痛苦。

还是在“三哥儿”弟弟病前二个多月的事。那时农村已收割完毕，谷入仓，草上垛的农闲季节。今年是本村十年一度的开坡节。所谓开坡节，是把平常封山保林的那面坡解封开材，允许本村人到解封的山上去任选柴草树木，自由采伐，运回家搭棚盖房。开坡节在农村不亚于过大年。不但是大人们筹划建家的好机会，也是小孩子们随大人上山游玩，追兔捕鸟最开心的一天。

这一天，穆兵的父亲等全家大人，全力以赴地上山开坡去了。别家的小孩只要能跑动，能干点活的七八岁以上的孩子都已随大人上山去了，而穆兵被留在家里帮助姐姐照看着弟弟们，姐姐已经带着最小的弟弟到别家玩去了。家中只有穆兵同五岁的“三哥儿”弟弟一起玩，农村人凡于农闲季节都改吃二顿饭。快到中午了，穆兵和“三哥儿”弟弟肚子都饿了。他们学着大人，把几个土豆放到了炕上的一个火盆里，用草木火堆埋好。这叫火盆里烧土豆。

此时穆兵只有八岁，虽说他已有给地主家放了二年羊，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中午时分，从山上归来的人们闹闹轰轰满街响，穆兵原本极不情愿留在家里，被外面的热闹所吸引，满身躁动，心早跑到山上去了。待土豆快烧熟的时候，穆兵已经按捺不住，于是一念之下，当着“三哥儿”弟弟的面，先从火盆里扒出二个接近烧熟了的土豆，对望着这两个土豆的弟弟的那双水灵灵的眼睛说：“三三，这两个哥先拿走，火盆里还有，等会你自己刨，自己吃吧。”说完不等弟弟有任何表示，拿上二个土豆跳下地，扔下弟弟一个人直奔山上去了。

如今“三哥儿”弟弟已经过早夭折。想到哥俩烧土豆的事，穆兵像针扎一样难受，恨自己不该把弟弟一个人抛在家里。他那只有五岁的胖胖的小手会从火盆里把土豆刨出来吗？要被火烧着可怎么办？当时完全没有为弟弟着想，只想着自己到山上玩，真是自私透顶，真是对不起死去的“三哥儿”弟弟，这种愧疚，在“三哥儿”弟弟面前永远没有忏悔的机会了。

穆兵带着对父母的敬意,带着对“三哥儿”弟弟的内疚,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湛蓝的天空,飘着片片白云,石碓洼和大洼红墩这两座山,在蓝天白云之下,像两位历史老人,静静地坐在那里,雄伟的燕山长城从它们那古老的脊背上爬过,它们稳稳地坐在那里,守护着住在这山凹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他们讲述着过去。穆兵在梦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老牛沟。

说起老牛沟的来历还真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荒山野岭,杳无人烟。据说历史上的一次大灾荒,把山西大槐树底下的人们逼移到这里来的。他们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落了脚,垦荒种田,守山纺织,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下来。

记得爷爷曾经给讲过一个从他的爷爷的爷爷那里听来的传说故事。村里牛倌上山放牛,在山坡上点数,常常是多出一头牛来,等把牛赶到村里一楼,又不多了,此种怪事不止一次发生。不知哪一天,有一位飘渺似仙的老者来到这山村,他望望坐落在西南方那雄伟壮观的石碓山,眼睛顿时一亮,惊奇地说:“此山乃宝山也!”人们听后不解其意地问:“此话怎讲?”老者闭目捋须道:“山洼崖深有老牛,年年拉磨金水流,若问金水金不金,待到洁身女儿生,单等西方流星过,黄瓜双把开石门。”说罢飘然而去。从此,这里的人们百般琢磨老者的话,有名士略解其意,便叫人们纷纷播种黄瓜。人们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地种啊种啊,老不见有双黄瓜把出生。单说有一年,村里一对年过半百的王姓夫妇,突然妇人身怀有孕,不期生下一女,起名洁洁,夫妻百般疼爱。到洁洁 13 岁那年,不幸二老夫妇染病身亡,留下孤苦的女儿,仍以种瓜度日。姑娘长到 16 岁那年,在她种的黄瓜地里,出现了一株开双花的黄瓜,全村人都为姑娘惊叹与高兴。村里居有一小伙子,名叫来生,对洁洁姑娘早有倾慕,而洁洁更是亲近,双方相恋。恰在这年秋一日村西方有一大串流星从天飞进,十分光芒耀眼。人们惊称当年老者之言的神妙。夏

过秋至,在村人的拥戴下,洁洁姑娘由来生的陪同,拿着老熟的双黄瓜把,和全村人一起来到石碓山下,偌大山崖,万丈高耸,何处有石门,难住了人们。洁洁姑娘和来生二人爬上山崖,一处处,一步步地寻找,始终不见有门。正在众人为难之际,还是洁洁姑娘眼力好,她看见一处有二个小小的深深的石洞,洞口大小正好和手中双黄瓜把相同。这大概就是开石门的地方,人们一时间神情紧张,好奇至极,众口同声喊开门开门。当洁洁姑娘的手中双黄瓜把往洞中一插,只听山崖一声巨响,山崖上裂开一个黑洞,一股强劲冷风嗖地一下把身在洞口的洁洁姑娘和来生吸进了山洞。二人只觉耳边风声嗖嗖,待风停人落地后,他们睁开双眼,眼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厅堂正中有一英俊少年,赶着套在一个大石磨上的老牛正在磨豆,来生见状上前抓起一把豆子正要看时,猛听嘎蹦一声巨响,石门应声就要关上,来生不顾姑娘,首先一个人闪电般冲出石门。石门闭上了,洁洁姑娘被关在里面了,山崖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过生,这一切发生在刹那间,当场被惊呆了的人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发生的一切全结束了,只有来生摔在地上,昏迷不醒,一手紧攥不放。人们想救洁洁,已是束手无策,只好怀着惊怒悲切的心情,把来生抬回村,好生照料,喂汤灌药,三天后来生苏醒过来,口中喊着洁洁,徐徐睁开了眼睛,摊开拳头,手心里露出了黄澄澄的金豌豆,人们诧异万分。从此,人们就认定这石碓山不但是宝山,还是一座神山。此后不久,人们仿佛听见石碓山上鼓乐齐鸣,说那是洁洁姑娘和那英俊后生成亲了,要求后人不要去打扰山里的洁洁姑娘和她的幸福生活,保护好此山上的一草一木。

后来人们根据来生在洞里的所见情景,把洞里老牛头所对方向的村叫做“前老牛沟”,把牛尾对着方向的村叫做“后老牛沟”。斗转星移,光阴荏苒,不知从哪个朝代起,人们把后老牛沟的“后”字去掉,现在人们只叫老牛沟,已无人再关心那个后字了。